

·批校题跋·

上海图书馆藏潘德舆手批《陶靖节集》残本考论

邓富华

内容摘要:潘德舆是清代著名文学家,其手批《陶靖节集》残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潘德舆陶诗评点的特色表现在:重在对陶诗用字用句艺术的赏析,注意对陶诗结构进行分析,并以“深”、“厚”等诗学范畴论定陶诗,有以人品论诗品的倾向。其手批本由于保存了潘氏批点陶诗的原貌,又可以对《养一斋诗话》有所补充,能更加完整地呈现潘德舆的陶诗学思想。

关键词:潘德舆 陶渊明 评点

潘德舆(1785—1839),清代著名文学家,字彦辅,号四农,江苏山阳(今淮安)人。道光三年(1823),于车桥邵氏宅外建书屋三间,命名为“养一斋”,因此,又称“养一先生”。道光八年(1828)举乡榜第一。道光十五年(1839),大挑一等,以知县发安徽,未赴而卒,年仅五十五岁。著有《养一斋集》、《养一斋诗话》。作为清代中期著名的文学家,潘德舆对陶诗情有独钟,他说:“吾于六朝人,极服膺陶之古诗、鲍之乐府,盖接汉魏之统、开有唐之派者止此,其余非无能者,皆出二公下。”^①且将陶渊明与曹植、李白、杜甫推尊为两汉之后的四诗圣。自云“至二十六七岁乃知以陶公为法,于诗渐辨好丑”。^②还曾集陶诗,有《病中集陶》^③一首。

关于潘德舆的陶诗评点,朱德慈辑校《养一斋诗话》录有《〈陶渊明诗〉批点》,据其《前言》所述:“《陶渊明诗》批点原以康熙刻本《陶靖节诗集》为底本。本书系据陈畏人摹本。末有署名‘天然’所作跋,叙述其始末曰:‘右《养一斋评点陶诗》一卷,为淮安陈畏人先生所辑。先生为养一德配史太夫人兄弟之曾孙,养一于其为曾姑父。’”^④可见,朱德慈所辑校的陶诗批语是经陈畏人所

①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影道光十六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6页。

②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首,第574页。

③潘德舆:《养一斋集》卷四,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④潘德舆著,朱德慈辑校:《养一斋诗话》,中华书局,2010年,第6页。

摘录,并非潘德舆手批本。笔者在上海图书馆见藏有一部著录为明刻本的《陶靖节集》,原书共十卷,总论一卷。半叶九行,行十八字。现存残本一册,为第一至四卷。此书经过重新装订,书签题“陶诗四卷”、“养一先生批评”,钐“鉴庭”、“宗书之印”两枚朱方印。在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题下有“四农”朱方印,书内则是潘德舆的亲笔批点。书末有题“乙丑仲春敬谨重订。畏人记。”陈畏人(1883-1970)本姓史,名鉴庭,后出继姨父陈纪元,改名陈宗书,其本生曾祖父史珣为潘德舆妻弟^①。可见,陈畏人曾经得到潘氏手批本,并辑录为《养一斋评点陶诗》一卷。将上图所藏潘氏手批本(以下简称“手批本”)与陈畏人所辑的批点相比较,我们发现陈氏所辑没有潘德舆的序跋文字,评点文字虽大部相似,但漏辑较多,如《时运》“斯晨斯夕”章、《荣木》第一章、《归鸟》第二章、《形影神》、《归园田居》、《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与殷晋安别》、《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癸卯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饮酒》其二十、《拟古》其三、其七《杂诗》其二、《咏贫士》等重要作品的批点文字未辑录,且有字句的改动,已失却潘氏批点之原貌。

可以说,手批本的发现,对于研究其陶诗评点甚至其诗学观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本在陶集目录后有潘氏题识两则:

陶公之诗,三达德具备:冲淡虚明,智也;温良和厚,仁也;坚贞刚介,勇也;夷惠之间,曾皙原思之流也。淡泊宁静,此陶诗之骨也。道光三年八月四农题。

以双墨圈为上选。癸未八月。

根据这两则题识,可知潘德舆批点陶诗始于道光三年(1823)八月,此时潘德舆三十八岁。其《养一斋诗话》卷十也载“愚尝谓:陶公之诗,三达德具备:冲淡虚明,智也;温良和厚,仁也;坚贞刚介,勇也;盖夷、惠之间,曾皙、原思之流。右丞、左司尚不能尽其闾奥所在,况馀子哉?”^②相互印证,也可见此手批本之真实性。而在此本陶集目录首页上又有题诗一首:“秋水净无沙,秋云淡易霞。偶然眺空碧,此境即南华。世态自多梗,吾心安有涯?归来闲隐几,清梦对黄花。”署“道光丙戌十月五日偶题”。道光丙戌为道光六年(1826),时隔三年,他仍然不忘陶诗,足见对陶诗之喜爱。

就评点形式而言,潘德舆在评点陶诗时,一是在部分诗歌题目上加“双墨圈”,潘德舆认为这些诗歌是上乘之作,主要有《劝农》、《归鸟》其二、《归园田居》其一至其五、《乞食》、《答庞参军》、《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连雨独饮》、《移居》、《和郭主簿》其一、《与殷晋安别》、《赠杨长史》、《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己酉岁九月九日》、《庚戌

^①朱德慈:《潘德舆年谱考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页。

^②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十,《续修四库全书》第1706册影道光十六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5页。

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饮酒》、《责子》、《拟古》、《读山海经》其一、《咏贫士》等；而他最推崇的陶诗是《饮酒》其五，评“此是三百篇后第一首诗”。二是有眉批、旁批、尾批，主要对陶诗字句篇章的妙处进行点评。

一、潘德舆陶诗评点的特色

潘德舆的陶诗批点，明显的特征就是没有长篇大论，也不引前人时贤评陶之语，而是用简洁的语言对陶诗的艺术性进行总结和概括，而于简短点评中往往能抓住陶诗本质。不管是语言上对陶诗遣词造字传神之妙的品鉴，还是结构艺术上对起承转合的剖析，无不体现出潘德舆对于陶诗批评的匠心独运。

1. 对陶诗用字用句艺术的赏析

潘德舆评点陶诗，大量篇幅是对陶诗字句的评论，品评其用字与用句上的精妙。前人论陶诗，重其自然之旨，罕有对其字句的详细品评，故在揭示陶诗用字用词的精妙方面，潘德舆可谓是第一人。其论“字”，一般用简洁而又精炼的词句点出其深意，如《九日闲居》“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前人未有对“尘爵”二字的评说，潘德舆则谓“尘爵二字傲”。《诗经·小雅》：“瓶之罄矣，维罍之耻。”《毛诗》：“瓶小而罍大，罄，尽也。郑立笺云：瓶小而尽，罍大而盈。”陶渊明的“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正是用此典故，将尘爵与虚罍对比，以表达自己“安于义命、养晦待时之意”。^①潘德舆下一“傲”字，正中肯綮。又如《悲从弟仲德》一诗，历来评家多有分歧，陈祚明评此诗“其情颇真切，特多弱句，如悲泪应心零、何意尔先倾、园林独余情之类，皆不健。公诗真率，每嫌体弱，是时诸家皆务矜琢，琢则远自然，然自成其古，率则近自然，然每流于弱。”^②温汝能也说“在数竟未免，为山不及成”等句“似属急猝成章，不甚经意，即按之体格，亦属集中别调，非陶本色。”^③潘德舆的看法则与众不同，他善于抓住那些被人忽视的字眼探究诗歌的意蕴，认为“‘在’字实在诞甚、悲甚。‘旅’字函奥。”诸家注本、评本均未对“在”字进行诠释，或许他们认为这个“在”实在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但在此诗中“在”字与“数”组合在一起所构成的意思就更进一步强化了气数、命运的不可逆转，在在都是，所在皆是。至于“流尘集虚坐，宿草旅前庭”，《后汉书·光武纪上》：“至是野谷旅生。”李贤注：“旅，寄也。不因播种而生，故曰旅。”潘德舆说“旅”字函奥，应该是说此字传达了作者的一种隐含的情绪，此诗为悲从弟仲德，诗人“衔哀过旧宅”，看到仲德庭院依旧而野草丛生，人事已非，不禁悲从中来，著一“旅”字，痛惜之情顿出。对于

① 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46页。

②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四，清刻本。

③ 《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12页。

陶诗中喜用的“疑”字,历来注家评家不曾留意,潘德舆通过对陶诗中的疑字进行排比,读出了陶诗“疑”字的言外之意:“陶公每用疑字,曰逝将不复疑,曰纵心复何疑,曰乐夫天命复奚疑,盖旷达之本在于无疑,此是要领,非随口作高言大语便是解人也。”(《饮酒》其一)此外还有如“‘委’字有识力。”(《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遇云’二字妙”(《归鸟》第二章),“‘返自然’三字古”(《归园田居》其一)“‘赖’字无聊之极”(《咏贫士》其二)等等,都可见潘德舆的陶诗评点在推敲字词方面的用功。

在评析陶诗“句”的方面,如《癸卯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二句,前人已注意到此句在咏雪方面的高妙,如宋代罗大经说渊明“只十字,而雪之轻虚洁白尽在是矣。”^①沈德潜也说“渊明咏雪,未尝不刻画,却不似后人黏滞。”^②潘德舆则进一步指出此二句是“写雪之魂魄;陶诗倾耳二句,写雪为千古独步,至如冷风送馥香,平畴交远风、好风与之俱、微雨洗高林、神渊写时雨、霭霭停云、悠悠东去云、依依墟里烟,写风雨云烟无不入妙,乃知胸有化境,随笔所之,都如化工肖物;浅者争胜于一字一句间,自诧奇特而不知,其陋之甚也。”揭示了渊明的咏雪为千古独步,其独特之处不在于描摹与刻画景物,而在于传神,乃是胸中化境行诸笔端之功,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又如评“虚舟纵逸棹,回复遂无穷”(《五月旦作和戴主簿》),清孙人龙评此二句“写景如画”,就不如潘德舆“爽亮遒迈”更为恰切。此诗写时光流逝,四季往复,而生命不永,表达的是一种豁达生死的态度,以“虚舟纵逸棹,回复遂无穷”发端,正如方东树所言“此与《斜川》同,而气势较遒”^③,其见解可谓精道。

2. 注重对陶诗结构的点评

潘德舆在批评陶诗过程中不但注重对陶诗字句的品评,亦颇注意其诗篇的起承转合之妙,特别是陶诗的起结问题。如《咏二疏》诗歌的结构历来仅有陈祚明留意,其云:“起二句与二疏若合若离,若似若不似,此情自远,通首遒劲。”^④潘德舆则以“起调宏朗”概括之,指出首句对全篇的统摄作用,奠定了整首诗的基调,一语中的。《读山海经》,论者多关注诗中之典故及渊明之用心,而潘德舆评第二首“玉台凌霞秀,王母怡妙颜”句“起笔高爽”。又如评《答庞参军》“起峻”,《五月旦作和戴主簿》“收意高洁兀冪”,《责子》“收得旷荡”,《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收意深”,《咏荆轲》“通幅平叙,末路只着一二唱叹之,正自悠然无尽。”诸如此类,不难见出潘德舆评论陶诗的匠心独具,十分重视发掘诗歌中的起调与结句的问题,发前人所未发。他之所以如此重视陶诗的起、结等结构艺术的问题,也体现出潘德舆诗学思想中对诗歌“作法”的重视,其诗论有指导作诗实践的倾向。

①《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下册,第134页。

②《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下册,第134页。

③《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下册,第79页。

④《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下册,第278页。

3.以“深”、“厚”论定陶诗

在诗歌批点术语的运用上,潘德舆一反以往诗论家论陶必曰“淡”、曰“自然”的习气,注重以“深”、“厚”等范畴来评论陶诗,且经常将“深厚”并用,如:“即理愧通识,所保诎乃浅”:收意深。(《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一)“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深识。(《饮酒》其一)此诗情绪深远,当是新知不如旧交,戒人之得新忘故也。(《拟古》其一)“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五字深厚。(《拟古》其一)“自从分别来”:不深不浅,意在远近之间。(《拟古》其三)沉郁激壮,易代之感深矣。(《拟古》其九)“定前言”:三字深厚。(《答庞参军》)“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排遣人情,真极厚极。(《和刘柴桑》)“良才不隐世……念来存故人”:温厚谦逊,诗人之遗。(《与殷晋安别》)“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写得淳厚和平乃尔。(《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

潘德舆论诗之“厚”重在诗意的开掘,诗意“厚”说到底是在诗中抒发的思想感情的深厚。潘氏明确揭示:“厚必由于性情”,又指出:“诗有本原,不可不究,性情既厚,心声乃精。”这就涉及到诗歌“以情致胜”的抒情的重要特征与诗意深厚的关系。潘氏又说:“真则厚,率则不厚”,也即虚伪轻浮的感情构不成诗意“厚”的基础。潘德舆所言陶诗之“深”、“厚”,不难发现其旨意所在,如果说潘德舆对陶诗字句之妙的品鉴是从诗歌的“形式”层面而言的话,那么他努力发掘陶诗之“深”与“厚”则反映了重视陶诗之“意”的一面。如“深识”、“深雄”,是就陶渊明的胸襟怀抱而言,旷达而豁达;“深厚”则是指诗中寄寓了作者情感之深与真;“温厚谦逊”、“淳厚和平”,又是从诗人的道德品行修养以及诗歌所体现出的平和风格而言,这与潘德舆所秉持的温柔敦厚的儒家诗学观念又是一致的。

4.以人品论诗品

“知人论世”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传统,潘德舆特别注重人品与诗品的关系,他说:“学者诚知诗无可学,而日治其性情学问,则诗不学而亦能之。”^①强调“性情学问”对于作诗的重要性。不仅如此,“人与诗有宜分别观者,人品小小缪戾,诗固不妨节取耳。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恶,则并其诗不得而恕之。”^②因此,他不满宋人将阮籍与陶渊明相提并论,说“宋人论诗每以陶阮并称,不知陶之天机自运,其言平易而昭明,君子之诗也。阮之荒唐隐谲,纯为避祸起见,小人之诗也,尚不逮嵇中散之朴直,何论陶彭泽哉?”^③强调学陶诗者,

①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706册影道光十六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2页。

②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第196页。

③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第196页。

要学陶诗之“根本”，那就是“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①所以，他在评点陶诗时能从字里行间表彰渊明之高洁情志，如评《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欢初饱妙写饥字；束带句不难，田家诗乃见此老胸襟之妙，若束带见督邮则不乐矣，此老大不可测。”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高旷从勤劳中出，是真高旷，非清谈者所解。”甚至，在潘德舆眼中，陶渊明就是一个圣贤之徒，《咏贫士》其三眉批云：“陶公一生，委生任运，胸次甚大，若在孔门，冉、闵之亚也，观此诗末二句可见；盖诗人中可许以见道者，三百篇后，一人而已。”也就是说，陶渊明是一个真正的儒者，并非一般人眼中的潇洒出尘的世外人形象，也正基于此，他评《读山海经》其三就说：“陶公高尚其事，遗弃尘土，故假《山海经》为放诞幽旷之词，所以轻世肆志也，认作真咏《山海经》，岂不大谬？”徐宝善在《养一斋诗话序》中就说：“今潘子之书必求合于温柔敦厚兴观群怨之旨。”^②所以，潘德舆以回归儒家“诗教”之旨论诗，重视诗歌于社会伦理政治的作用，陶诗最为接近潘德舆论诗之本旨，并因此得到他的最高认同。

此外，潘德舆在评陶诗时还留意陶诗对后世诗歌的影响，如评《归鸟》第二章“‘性爱’二字开唐人‘山光悦鸟性’性字。”对陶作真伪也发表自己的看法，认为《归园田居》其六“此江淹诗。俊秀，但不甚浑厚，此甚难辨。”而《问来使》“此作气太滑，恐亦非陶作。”对陶诗的读法也有深切的体会：《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洒脱。二句当连读，方尽其妙。”《归鸟》其四“游不旷林，宿则森标：二句串读，‘不’字、‘则’字方有力。”这些对读法的讲究，也能体现潘德舆评点陶诗异于他人之处，换言之，他善于从诗歌的声韵角度来揣摩其意蕴，非多年涵咏不能及此。

二、潘德舆陶诗评点的价值与意义

上图所藏的潘德舆陶诗手批本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

一是保存了潘氏批点陶诗的原貌。将上图所藏潘氏手批本与朱德慈辑校《养一斋诗话》中的《〈陶渊明诗〉批点》相比较，发现所辑没有潘德舆的序跋文字，评点文字虽大部相似，但漏辑较多，如《时运》“斯晨斯夕”章、《荣木》第一章、《归鸟》第二章、《形影神》、《归园田居》、《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与殷晋安别》、《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癸卯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饮酒》其二十、《拟古》其三、其七《杂诗》其二、《咏贫士》等重要作品的批点文字未辑录。此外，潘德舆在认为是上乘之作的部分诗题上加“双墨圈”，也是辑录本所不能体现出来的。因此，其手批本的价值正在于它既保存了

^①潘德舆：《养一斋札记》卷四，《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四辑第2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68页。

^②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706册影道光十六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

潘氏陶诗批点的形制,又可以对《养一斋诗话》有所补充,能更加完整地呈现潘德舆的陶诗学思想。

二、潘德舆作为清代中期重要的陶诗研究专家,在陶诗评点史上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在乾嘉考据风气之下,潘德舆的陶诗评点体现出重视诗歌形式批评的特征。潘氏的陶诗评点并没有纠缠于陶诗本事的考辨,虽然基于其自身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观念,论陶有以意逆志的意味,但我们也要看到他在陶诗评点中十分重视在对陶诗字句艺术的鉴赏与篇章布局甚至是读法的评论,换言之,他更多关注的是陶渊明诗歌的文学性特征。而其评点陶诗所使用的理论术语如“深”“厚”,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文学批评理论,同时也是“陶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从潘德舆的陶诗评点也可看出其早期所进行的诗歌批评与后期诗歌理论总结之间的关系。《养一斋诗话》是潘德舆重要的诗学理论著作,其中关于陶诗的批评,多是源自他的陶诗评点,但又有理论的总结,比如《时运》眉批云:“杜诗云‘自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陶诗‘黄唐莫逮,慨独在予’,有此等心胸,下笔自不作凡近语,所谓诗外有事在也。”《养一斋诗话》卷二则云:“陶公曰‘黄唐莫逮,慨独在予’,杜公曰‘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有此等襟抱,诗乃为千古之冠,然又非好作褒衣大袂语者所能仿佛也。文章之道,传真不传伪,亦观其平日胸次行止为何如耳。”^①《癸卯岁十二月中》眉批:“浅者争胜于一字一句间,自诧奇特,而不知其陋之甚。”《养一斋诗话》卷十则云:“六代以后,积案盈箱,不出风云月露,徒争胜于一字一句之间,自诧奇特,而不知其陋之甚。”^②也就是说,潘德舆在评点陶诗时,其关注的对象主要还是局限于陶诗,而在后来总结诗学理论时,又将其上升到“文章之道”与“六代以后”更为广阔的诗学的甚至文学的层面,足见陶诗在诗歌史甚至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又如他提出:“吾学诗数十年,近始悟诗境全贵质实二字。盖诗本是文采上事,若不以质实为贵,则文济以文,文胜则靡矣。”^③而“质实”与其在陶诗批点中所拈出的“质直”范畴是密切相关。后来他甚至总结说“诗有一字诀,曰厚”^④,不难发现,潘德舆早年所从事的陶诗批点是其后来诗歌批评理论总结的基础,也即他诗学理论的成熟与其陶诗评点实践有较大关系。

【作者简介】邓富华,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①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第205页。

②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十,第284-285页。

③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三,第218页。

④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第201页。